低等动物

1

上个月,我们班的班长周勋坐在楼顶天台栏杆上,像疯了一般 吼叫着什么,学生挤满了操场,都围观着这一幕。

校长和保安队长都在他身后劝他别做傻事,想要把他拉下来,但周勋情绪激动,每当校长靠近一步他身体就剧烈晃动,仿佛在风中摇曳的风筝,随时都会摔下来。

「秦武滔,你和周勋不是好朋友吗,快劝劝他。」班主任把秦 武滔拉上楼,这可是安全事故,班主任额头上全是汗。

秦武滔是一个高高瘦瘦的少年,留着西瓜头,脸色苍白嘴角微微发抖,好像很紧张的样子。

但不知怎的,我觉得他眼睛里有抑制不住的兴奋。

「要……怎么劝?」秦武滔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样。

「就像你们平时聊天那样,劝他不要做傻事,有什么话下来好好说。|校长拍拍秦武滔肩膀,把扩音筒递给他。

我们学校是这一带最好的私立高中,单从师资力量而言,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,因此招收的学生两极分化严重。要么是权

贵子弟,花金额庞大的择校费把子女送进来,秦武滔就是其中的典范,他父亲创立的秦联企业可称作只手遮天的大财阀,业务涉及电子、金融、机械、运输、制造业等众多领域,全球企业市值数千亿美元,。

而另一种学生就是像我和周勋这种,从穷家小户死读书读出来的,来这个学校的原因,很大部分原因是学校会免除我们这些 尖子生的学费,如果期末考试成绩不错,还能得奖学金。

有的人,生下来就活在云端,出行坐着豪华汽车,吃的都是进口牛肉,随便一件衣服都是几万块。

而有的人,生下来就陷在泥潭,放学要帮父母干农活,吃的都 是剩饭剩菜,裤子上还有补丁。

这两种人能成为朋友吗? 我表示怀疑。

开学后秦武滔和周勋坐同桌,本以为秦武滔是那种嚣张跋扈的富二代脾气,没想到他却很有亲和力,下课主动找周勋说话,还请他吃中饭,学校食堂的伙食不错,但周勋家境贫寒,家里还有个卧病在床的妈妈,为了省钱往往点最便宜的菜吃,一顿饭只要六块钱,几乎看不到荤腥。

「这是人吃的东西吗,你平时就吃这个?」秦武滔用筷子挑了 挑盘子里的菜叶,一脸不可思议。

「嗯。」周勋是个内向的人,虽然觉得秦武滔的举动不礼貌,也没说出口。

「靠。」秦武滔用力一掀,盘子里的饭菜全部掉在地上,旁边的学生听到声响望过来。

「你干什么!」周勋站起来,声音有点愤怒,从小他的父母就告诉他别浪费粮食,更何况六块饭钱对他而言,也不是小数目。

「你别生气呀。」秦武滔冲周勋笑笑,拿出电话: 「我请你吃饭。」

半小时后,一辆布加迪威龙停在学校门口,引起路边的人围过来拍照,车里出来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,他拎着两个箱子,给保安打了招呼后走到食堂,秦武滔冲那男人挥挥手,那男人连忙恭敬地小跑到两人桌子前,把箱子里的菜端出来。

日本和牛肉、清蒸七星鲈鱼、高跷渔夫甜点、鱼子酱巧克力布丁、进口葡萄汁饮料……大大小小的餐盘摆满桌子。

「吃呀,别客气。」秦武滔把金属餐具递给周勋。

「我……还是再点一份饭吃吧。」诱人的香味沁入鼻中,周勋吞了吞口水,却还是坚持原则。

「我们是朋友呀,何况我还打翻了你的饭,你别不好意思。」 秦武滔语气特别诚恳。

就这样, 周勋瑟瑟地拿起餐具开始吃饭, 刚开始还只是细嚼慢咽, 后来体会到食物给味蕾带来的冲击, 原来肉可以这么鲜嫩, 奶油可以这么香甜, 高级饮料是这么爽口, 慢慢的, 他的

动作开始粗鲁,刀叉不好弄地直接上手抓,狼吞虎咽毫无吃相。

秦武滔静静地看着这一幕,嘴角忍不住上扬。

这种游戏, 他已经玩过很多次, 但怎么都不会厌倦。

此后一个月,秦武滔每天都请周勋吃饭,全是昂贵的美味佳肴,周勋开始还会客套推辞,后来也适应了,因为秦武滔说过,他们是最好的朋友,朋友间就是要学会分享。

直到有一天,秦武滔请了假没来学校,那天中午,周勋到食堂打了份和之前一样的饭,枯黄的菜叶和一些青豆,刚吃下去一口,周勋哇的一下全吐出来,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的,把嘴里的那些东西全吐干净。

苦、涩,还带着些难闻的腥味,这是人吃的东西吗?

就在此时,周勋的背后溢出冷汗,就像掉入一个冰窟窿,恐慌 感渗入到他每个毛孔,难道说,他已经无法再适应之前的食物 了吗?

2

「周勋,你别冲动,你看着我,有什么事下来再说行吗?」秦 武滔用扩音器对周勋喊。

天台的风很大,秦武滔的刘海被风吹起,眼睛里全是真诚。

听到秦武滔的声音,周勋就像被电触了一下,他身体一抖差点 失去平衡,下面的学生爆发出一阵尖叫。

「你别过来,你别过来!」周勋的声音因为用力变得嘶哑,像 断了弦的乐器。

「我们是好朋友,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解决好不好?你想想你父母,他们没有你要怎么生活,你想想林老师,她要是知道你这么自暴自弃该有多伤心……」秦武滔背对着校长他们,嘴角露出一个邪恶的笑容。

周勋瞳孔因为愤怒和恐惧放到最大,他大吼一声,就像野兽受伤时的嘶吼。

秦武滔请了一个星期的假,再次回到学校时,周勋对他的态度殷勤很多,班上同学惊讶周勋的改变,这种改变不仅来自外表的削瘦(估计那星期都没吃什么东西),更来自于性格的蜕变。周勋一直沉默寡言,之前别人和他打招呼,他最多也就是点点头,像块石头生人勿近,但是现在他总是腆着笑脸,和秦武滔说话时带着讨好的表情。

随后的期中考试,周勋的成绩让人大跌眼镜,进校时全班第一,短短两个多月,就落到了三十名开外,教数学的林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谈话。

林老师二十六岁,样貌姣好青春洋溢,是刚工作不久的大学生,她和周勋是从一个小镇出来的,知道寒门贵子的难处,平时在生活学习上都比较照顾周勋,看到他下滑的成绩有点恨铁不成钢。

「你怎么回事,上课到底有没有听讲,怎么数学才考七十几分?」林老师板着脸问周勋。

「我……」周勋觉得惭愧, 低着头说不出话。

「你是个考大学的好苗子,为什么自暴自弃,天天跟着那些富家子弟鬼混,人家父母有的是钱,不读书也吃喝不愁,你呢,你有什么资格跟他们玩,考不上大学你就得回农村挑土耕地,你这样对得起你爸妈吗?」林老师脸都气红了,胸口剧烈起伏。

「我知道了,我一定把成绩赶上去。」周勋小声地说。

林老师脸色稍稍缓和了些,要周勋回教室,周勋刚拉开门准备出去,林老师又要他等等,拿出一袋面包放到他手上,语气中带着些关切: 「好好吃饭,你现在是长身体的年纪。」

周勋感受到林老师手掌传来的温度,心里跳了跳,红着脸离开办公室。

这一幕,恰好被藏在楼梯转角的秦武滔看见,他吐出一口烟,心里涌出一个无比歹毒的计划。

到了放月假的时候,周勋站在公交站台等车,天色快黑了,去长途车站的公交车还是没有来,周勋有点急了,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赶回乡下老家。

一辆红色限量版法拉利跑车停在他身前,车窗缓缓摇下,开车的秦武滔笑着冲他说:「去哪啊,我送你。」

「不.....不用了。」自从和林老师谈话后,周勋有意和这个富二 代保持距离。

「天都快黑了, 说不定没车了, 上来吧。」秦武滔说。

周勋心里一阵忐忑,只得靠近那辆豪车,尴尬地是他找不到开门的开关,摸了半天满脸臊红的站在车旁,秦武滔侧着身子把门打开,让他坐在副驾上。

「谢谢。」周勋轻声说。

「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。」秦武滔一踩油门,周勋整个人向后倒去,心跳到嗓子眼,看得出来秦武滔飙车习惯了,在闹市区横冲直撞,那些车主估计是害怕把这车刮了赔不起,纷纷让道而行,秦武滔把音响声音调到最大,在震耳欲聋的匪帮说唱歌曲中摇头晃脑。

「送我去车站就行了。」周勋大声说。

秦武滔不知道有没有听见,只是不停的踩着油门,方向盘以夸张的幅度转着。

半小时后,周勋一下车就吐了,秦武滔在背后笑嘻嘻地看着他,周勋吐完后直起腰一看,他们在一个高级会所门口。

「这是哪?」周勋的心砰砰发跳,觉得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。

「跟着我。」秦武滔没理会周勋的发问,快步进去。

天已经黑透了,周勋看着四周陌生的环境,心里很恐慌,只得跟着秦武滔走进去。

这会所门面不大,里面却别有洞天,就像一个古代皇宫,玉楼 金阁富丽堂皇,假山水池中还有几只鹤,来来往往的女人都穿 着暴露的汉服,露着沟和香肩。周勋只觉得恍惚,好像和现实 世界切割了一般,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迎了出来,她长相妖艳 身材窈窕,身上有股好闻的香味,她挽着秦武滔的胳膊发嗲:「二少爷,来之前怎么不打个电话?」

秦武滔指着周勋: 「这是我的朋友,把最漂亮的妹妹都叫来,我朋友只要高兴了,包你们三个月的酒水。」

那女人一听到这话眼睛都亮了,拿出手机就开始打电话,只过了十分钟,就来了一长排年轻女孩。

周勋只是个农家少年,哪经历过这场面,他想低下头不去看,可内心里本能的东西,让他眼睛发直,盯着那些女孩白藕般的小腿,还有脸上精致的妆容。

「怎么样,有没有喜欢的?」秦武滔问。

「我……我还是走吧。」象征性的推脱,理性的警戒线早已支离破碎。

「干嘛呀,咱们都是男人,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?」秦武滔露 出亲切的笑容,带着诱惑的口吻。 周勋还是呆在原地不敢动,秦武滔拉过两个女孩,一个大眼睛长头发,穿着红色旗袍,一个娃娃脸大长腿,COSPLAY 着一个动画人物。他把两个女孩推到周勋身边,女孩带着娇笑和尖叫扑到周勋身上,少女的体香和柔软的躯体,把周勋摇摇欲坠的理性彻底击溃。

3

第二天一早,周勋两脚发软地走出套房,秦武滔正在楼下和那个老鸨喝茶,看见周勋走下楼梯,秦武滔招招手,等周勋坐下来后,凑到他耳边问: 「怎么样,爽吗?」

周勋不知道怎么回答,昨天本该是回农村老家的日子,不知道 爸爸妈妈有没有担心。

「你他妈的还装什么清高?」秦武滔一巴掌打在周勋脑袋上,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。

「你干什么?」周勋被打的耳朵嗡嗡响,却不敢大声呵斥。

秦武滔把手上的平板电脑甩到桌子上,电脑上的视频,是周勋赤身裸体和两个女孩乱搞的画面,周勋在视频里显得很猥琐,当一个女孩嫌弃他身上有点臭时,他还给了那女孩一耳光,要她闭上嘴。

「要是我把这视频发给学校,应该很有意思吧。」秦武滔直直 地盯着周勋,嘴角微微上扬。 周勋浑身发抖,父母期待的神情出现在眼前,他妈妈长期卧病在床,之前为了供他读书,没日没夜地给人家织衣服。有一次针刺穿了手掌,居然因为太累没发觉,第二天才知道手掌化了脓。他爸爸是个老实人,在镇子上打小工,为了省钱中午都不吃饭,后来做事时还把腿摔断了,他是他们家所有的希望。

他不能出这样的丑闻,不能被退学。

「不要。」周勋想要抢过平板:「不要发出去。」

秦武滔把平板电脑扬在手上: 「你他妈有资格说话吗? 这几个月你吃我的、用我的、玩我的,我把你当朋友,你把我当傻子,是不是觉得自己贱骨头还挺硬啊?」

「不是,秦武滔,我也把你当朋友。」 周勋嘴唇剧烈发颤。

「那你回报了我什么?」

「回报?」周勋说不出话。

「难道我是慈善家吗,无缘无故花那么多钱在你身上,你说你也把我当朋友,你为我做了什么?」秦武滔语气戏谑。

「就是,连我们这些女人都知道,拿了别人钱是要付出劳动的。」旁边的老鸨对着镜子补口红,附和着秦武滔的话。

「你说吧,只要我做得到,我什么都可以做。」周勋毫无气势的说道。

不可能的,哪怕只是一顿饭,一件名牌衣服,自己都回请不起,就像踏入猎人陷阱的野兽,周勋无比懊恼自己的贪婪。

「真的吗?」秦武滔表情开始亢奋。

「嗯。」周勋咬着牙答应。

「那好,视频我就先删了,咱们回学校,到时候我再跟你说怎么做。」

星期天,周勋给林老师打了个电话,说自己想找她补课,提高数学成绩。林老师很高兴,说了自己家的地址,挂完电话后还专门下楼去买水果。

半小时后,周勋敲开了林老师的门,林老师皱着眉问:「你生病了吗,脸色怎么这么差?」

周勋勉强笑笑: 「昨天熬夜做练习册,没怎么睡觉。」

林老师拿出课本,给他复习之前学习的知识点,周勋感觉自己的心跳就像雷声,紧紧抓着口袋里的那颗药丸,秦武滔说林老师之前在办公室骂过他,所以要小小报复一下,这颗药丸是泻药,让她拉一天肚子。

「你听懂没有?」林老师敲敲桌子,把他从胡思乱想中拉回来。

「我……我有点饿了。」周勋支支吾吾地说。

林老师带着惋惜看了他一眼,站起来去厨房给他找吃的。趁这个时间,周勋偷偷把药丸放到林老师的水杯里,那个药丸入水即化,很快消失的无影无踪。林老师给周勋煮了碗面条,在周勋吃面的时候,她喝了一口水说道:「小勋,我们都是从穷乡僻野出来的,知道只有靠自己努力才能改变命运,我一直把你当弟弟看待,有时候说话比较严厉,但都是为你好。」

周勋眼眶红红的,点点头。

过了片刻,林老师脸上涌上一股红晕,手紧紧地掐着自己的胳膊。

「我有点不舒服,你自己看会书。」林老师丢下这句话匆匆走 回卧室。

泻药起反应了?

就在这时,书包里的手机铃声响起,秦武滔在那边问: 「她吃了吗?」

「嗯。」

「开门,我就在门口。」

周勋脑袋炸了锅,秦武滔为什么会在门口? 他半信半疑地把大门打开,就看到秦武滔和五六个面带坏笑的高中生。

「你们……想干什么?」周勋结结巴巴地问。

「没什么,帮林老师解决需求。」秦武滔得意的大笑,就像得到了最想要的玩具一般。

那些高中生把门踹开,林老师正衣不蔽体的缩在床上,脸色潮红浑身是汗,周勋终于明白了,那些药丸根本不是泻药。那些高中生一涌入内,秦武滔坐在沙发上,叼起一根烟欣赏周勋脸上的神情,周勋手指甲因用力陷入肉里,神情痛苦五官扭曲,他蹲在地上捂住耳朵,不想再听到卧室里传来的声音。

那是地狱。

4

第二天, 林老师清醒后选择了自杀, 血流满了整个卧室, 好在 抢救及时, 救回了一条命。

此后林老师就疯疯癫癫的, 动不动拿刀割自己手腕, 最后只得 送进精神病院治疗。

周勋再也无法睡一个好觉, 闭上眼就能回想起那天的惨状。

卧室里一片狼藉, 林老师赤身裸体地扑到他面前, 用牙齿咬在他手背, 眼里的恨意就像深渊。

「畜生,畜生.....」

林老师眼睛血红,声音惨厉震耳欲聋,这个画面成为他挥之不去的噩梦。

所以,他选择了赎罪。

「林老师对你那么好,把你当亲弟弟看待的,你怎么能做这种傻事?听说她在精神病院又自残了几次,也不肯好好吃药,我们一起去看看她好不好,带上那群同学?」秦武滔脸上的笑意越来越盛,除了周勋却没人能看见。

周勋已经声嘶力竭, 他的精神也彻底崩溃。

「杂种。」周勋恶狠狠地盯着秦武滔: 「我在地狱等你。」

校长和保安队长急忙抢上,可是已经迟了,周勋松开双手摔了下去,楼下爆发出高分贝的尖叫,烈日洒在每个人身上,带着灼烧的味道。

「周勋……」秦武滔做戏般的扑在栏杆前,脸上布满悲痛的神色,甚至还流下两滴泪水。

「杀人,原来是件这么爽的事情啊?」秦武滔在心里感慨,眼泪停不下来,那是高亢度的刺激带给他的,老师们却没看出来,还纷纷出言安慰他。

那天下午,班主任开了班会,说了两件事,第一件事,这个事故希望大家不要乱传,尤其是跟新闻媒体,要是学校发现有人传讹,立马开除学籍。第二件事,班主任宣布我来当新班长,和秦武滔坐同桌,照顾他的学习和「悲痛」情绪。

「你好。」秦武滔朝我伸出手,热情地打招呼。

「你好。」他的手就像一块冰,这人估计是个冷血动物,我脸上不动声色,露出友善的笑容。

「中午我们一起吃饭吧。」铃声响起,同学们纷纷往食堂走去,秦武滔站起来邀请我。

「好啊,不过食堂的饭菜太难吃了,我们出去吃吧。」我爽快答应他。

「没问题。」秦武滔很满意我的答复,拿起手机打了个电话。

很快就有人过来接我们,秦武滔把我带到一家高级餐厅,要他的管家把人清空,偌大的空间只剩下我们俩人,琳琅满目的菜品很快上上来,有的菜我都不知道是什么。

「吃吧,别客气。」秦武滔把餐具递给我。

「谢谢,我都快饿死了。」我拿起刀叉开始狼吞虎咽,边吃边 称赞食物的鲜美,说自己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

秦武滔脸上浮现出笑意,觉得我这个尖子生比他想象中要简单。

很快我们就混熟了,秦武滔是个出手大方的人,隔三差五送我 衣服、球鞋、限量版手表……我来者不拒,每次带我出去吃喝玩 乐的时候,我都故意干一些蠢事,让他哈哈大笑。

很快,他就要求我「回报」他,我一直在等着这一刻,我需要让他有一种错觉,觉得我是他的掌上玩物,当他完全的松懈之时,我才能找到他的弱点。

「尹沉,我们是朋友吧?」上自习时,秦武滔突然发问。

「当然。」我条件反射般回答。

「如果我需要你帮助,你应该不会拒绝的吧?」秦武滔眼睛里 闪出一丝阴鸷。

「只要我做得到。」我装出一副仗义的表情。

秦武滔拍拍我肩膀,开始跟我讲述他的遭遇,半个月前,一个女生在教室门口拖地,秦武滔在刚拖干净的地板上踩了几脚,那女生生气了,当着众人把秦武滔大骂一顿,秦武滔碍于老师在场,没有当场发作。

「你想我怎么做? |

「你把她约出来,到宿舍后面的那个小林子里。」

「滔哥,那有什么意思?我有一个更好玩的点子。」我了解他的脾气,对好玩的东西从来不会拒绝。

「哦,说说看。」秦武滔靠近我,很感兴趣的样子。

我对着他的耳朵小声说出自己的计划,秦武滔听完后眼睛都放光了,拍着我的脑袋大笑: 「操,老尹,你这小子真是个天才,就按你说的办。」

那个女生叫做汪娜娜,学习成绩和长相都不错,但有一个致命的缺点,就是怕鬼,估计是恐怖电影看多了,从来不敢一个人走夜路,晚上睡觉都要开灯睡。

下晚自习后,汪娜娜在校门口等出租车,上车后司机问她: 「去哪啊?」

汪娜娜说了地方,那司机咧咧嘴,又问了一句让她头皮发麻的话: 「那你同学去哪?」

同学,什么同学?

汪娜娜背后发凉,明明就自己一个人在车里,司机为什么会这么问?

恐惧蔓延全身, 汪娜娜被吓得满脸惨白, 司机却踩下油门, 不再和她说话。

下车后,汪娜娜走进自己家的小区,一个浑身酒气的男人跟在她身后,汪娜娜有点害怕,忍不住加快脚步,那男人醉醺醺地问:「你背着一个人还走怎么快?」

什么意思?

汪娜娜像块木桩楞在原地,想起很多恐怖电影里的场景,难道说,自己真的碰到了不干净的东西?

走进电梯,刚按了楼层,电梯缓缓向上的时候灯开始闪烁,汪娜娜此时已经快要崩溃,她双手抱胸蹲在角落,和那些惊悚片的情节一样,电梯果不其然的停在半腰,灯彻底的熄灭,狭隘的空间变得沉闷安静,只听得到自己的呼吸声。汪娜娜眼泪顺着脸庞滑下,整个人都在发抖,出于第六感,她觉得有人在盯着她,微弱的手机光亮下,她慢慢地抬起头。

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!」汪娜娜嘴巴张到最大,极度的恐惧让她疯狂尖叫。

电梯的上面,是一张血淋淋的脸,正恶狠狠地看着她。

6

第二天, 汪娜娜请了长假, 听说不敢走出房门, 整个人都吓傻了。

秦武滔对我的妙计赞不绝口,尤其是他看到电梯摄像头里汪娜娜崩溃乱拍电梯门的模样时,几乎拍烂了手掌。

「老尹,你真他妈是个天生的人渣。」秦武滔用他独有的方式 夸赞。

「小意思。」看着他兴奋的侧脸,我若无其事的回应。

这是我在书上看到的,俄罗斯的心理学家做过这样的实验,当 所有的人都欺骗你,不断给你心理暗示,你的生活逻辑会被颠 覆。

所有人都想吓你的时候,你一定会被吓疯掉。

出租车司机、醉汉、藏在电梯顶上的「恶鬼」……全都是秦武滔的手下,但汪娜娜绝想不到有人能做到这地步。

经此一事,秦武滔对我放下戒备,把我当成他的狗头军师,每次想干坏事的时候,就让我出谋划策。

有一个体育老师,在上课的时候吼了秦武滔两句,他怀恨在心。

我给他出主意,让他找一个妓女去色诱那老师,让那满身肌肉的男人染上性病,无法再回学校上课。

有一个小卖部的售货大妈,不知道什么时候得罪过秦武滔,我们把她瘫痪的男人绑在地下室里。

那大妈急的满头是汗,到处找人,却被领班催促回来上班,不然就把她辞退。她那样贫困的家庭,不能丢掉这份工作。

然后我和其它人有意无意给那大妈透露,好像在哪里见过她男人,她终究还是离开岗位,顺着我们的线索找了很多地方,最后却一无所获,绝望地坐在地上嚎哭。

秦武滔对我越来越满意,估计很少有人能满足他的变态习性。

偶然的一天,他跟我说了一件关于他家族的事,也正因为此, 我终于找到可置他于死地的办法。

秦武滔也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,在别人眼里,他是养尊处优的豪门少爷,但在他大哥眼里,他只不过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。

秦文佑,他们家族的接班人,多家上市公司的幕后老板,十大杰出青年之首。

秦文佑戴着金丝眼镜,外表非常斯文,说话谦和有礼,但只要一看他的眼神,我就知道这是一个比秦武滔更变态的存在(相关故事情节在专栏姊妹篇《高级生物》中有详述),秦武滔在

学校的所作所为,在他看来不过是小儿科。秦武滔的父亲长期 在国外养病,秦文佑代替他开家长会,在全校师生面前演讲发 言,家长会后秦文佑温和地对秦武滔说:「滔滔,带我去你们 的学校逛逛。」

秦武滔脸色惨白,小腿不停打颤,却不敢违背他的命令,战战兢兢的走在前面。

路上秦文佑有说有笑,看起来就是个平易豁达的兄长。

到了学校后面的林子,秦文佑收拾起那副伪善的表情,一巴掌抽在秦武滔的脸上,那力道不像开玩笑,秦武滔嘴角都出血了,秦文佑比秦武滔高一个头,把他衣领一提,整个人按在枯树上,秦文佑问: 「你给爸爸打电话,让他快点回来,是什么意思?」

「没......没什么意思。」秦武滔仿佛被吓懵了,目光都变得呆滞。

「你搞清楚,秦家现在是我话事,要是再让我知道你耍花样, 就算爸爸护着你,我也一样让你消失。」

「哥,我.....我错了。」秦武滔撇着嘴,好像随时都会哭出来。

「别来这套。」秦文佑一巴掌接着一巴掌,秦武滔的脸被抽的血红,左边完全浮肿: 「我们流的一样的血,都知道对方是什么人。」

秦文佑擦擦手上的血,又恢复成优秀企业家的模样,满面春风的往校门方向走去。

「没事吧?」我递给秦武滔一张卫生纸。

「干!」秦武滔发狂般把我手上的东西打掉,恶狠狠地看着秦文佑的背影:「老子要干掉他,老尹,帮我想个办法。」

7

我最初的计划,是让秦武滔和他哥哥斗得两败俱伤,然后在最 重要的关头,在背后推波助澜,让他的哥哥收拾他。

其中的关键人物,就是秦文佑的司机,一个叫元古的年轻人。

「你约我出来,有什么事?」他虽然穿着高级西装,眼睛却很清澈,应该和秦文佑不是一类人。

「我和你是一类人,都是那伙富家公子的玩物,我们应该互相帮助。」我给他倒一杯茶,坚信自己的判断。

「我和你不一样,跟着秦文佑这么久,我一件坏事都没干 过。 | 他对我还不信任。

「所以你比我更加危险,秦文佑随时都会对付你,你没有和他 狼狈为奸,他绝不会信任你。」我直直地盯着他。

「我只是为了赚一点钱,让家里人过得舒服一点。|

「天真。」我露出嘲讽的笑容: 「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东西,他们两兄弟都是变态,把别人都看作低级动物,玩弄人性就是他们的乐趣,你不想办法干掉他们,迟早会被他们活活玩死。」

元古陷入沉默,我知道,他的内心开始动摇。

「我怎么相信你是个好人?」他发出最后的疑问。

是啊,我还算是个好人吗,毕竟我跟着秦武滔也做过那么多丧心病狂的恶事。

「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」我站起来, 打算摊开最后的底牌。

想要和恶魔缠斗,必须要先在地狱中沉沦。

我双手沾满罪恶,只是为了赢得秦武滔的信任,在出其不意的关头给他致命一击。

汪娜娜小心翼翼地打开门,看到我们两人,长吁一口气,她把我们带进卧室,递给我们两杯水。

「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学校?」汪娜娜问。

「只要秦武滔在学校一天, 你就不能回去。」我说。

「那我不能一直呆在家里啊……」汪娜娜跺跺脚,急的眼泪汪 汪。

「就快了,再耐心等等。」我冲她笑笑。

我和元古都是谨慎的人,见面之前都调查过对方的底细,他应该清楚我的所作所为,但是他想不到,那一切都是障眼法。

用装鬼的法子吓疯汪娜娜,在这之前我就暗中告诉了汪娜娜计划,所以她配合着在电梯里发狂大叫。

那个得罪秦武滔的体育老师,进酒店前就收到我的短信,然后 主动向学校辞了职,听从我的建议去挂男科,让秦武滔能在暗 处猖狂大笑。

那个售货员大妈,她老公被锁在地下室,我偷偷地喂给他食物和水,让他不至于饿死,等到秦武滔欣赏大妈的嚎哭模样后,注意力转到别的地方,我再告诉了她正确地点,并让他们尽快离开这个城市。

我殚精竭虑穷尽心机,一方面迎合了秦武滔的恶趣味,一方面 保护了那些被他盯上的「猎物」。

如果按照他自己的手段来, 想必那些人的下场都会惨上百倍。

「现在,你相信我了么?」

「你想我怎么做?」元古穿上外套,和我一起走到楼下。

风很大,路上的行人都神色匆匆,高楼大厦和五光十色的电子 屏衬托得这个城市繁华大气,又有谁注意到,那些消散在风中的尘埃。

计划开展的很顺利,元古收集了很多秦文佑的犯罪资料,包括强奸、杀人、分尸等够他枪毙十次的罪行,我也布置了一个缜密的圈套,让秦武滔收买了很多秦文佑的手下,创造时机让这两兄弟同归于尽。

只是没能想到,秦文佑比我想象的要精明。

元古消失了,如果我没猜错,秦文佑已经对他下手了。

「必须救他出来,他是整件事情的关键。」我的计划被全盘打 乱,不由得有点慌乱。

「那种小角色,说不定现在已经挂了。」秦武滔无所谓的笑。

「给奕仔他们打电话问问,滔哥,你想一辈子被你哥踩在脚底吗?」我刺激他的痛处。

秦武滔脸色变得阴沉,开始到处查问元古的下落。

原来元古在送证据到警局的时候被人逮住,现在被打得只剩下半条命, 实仔说秦文佑吩咐把他做掉。

「沉海吧,这样干净。」秦武滔看了我一眼,对着电话说道。

我连忙坐上车,和秦武滔一路飙车到了那地方,在奕仔他们把 元古丢进大海离开后,派人把他捞了上来。

花了整整一夜,终于救回他的命。

元古费力的睁开眼,医生在他的脖子上打了一针,让他不要乱动,小心伤口迸裂。

「你运气真的很好,要是我们再晚一分钟把你捞上来,你就挂了。」秦武滔说道。

「你为什么要救我?」元古有气无力地问。

「很简单,敌人的敌人就是同伴,相信你也知道,我哥不会放过你,要是他知道你还没死,肯定还会找人对付你,你不是每次都运气这么好的。」

「你想我怎么做?」

「干掉他,你跟了他这么久,应该清楚他的一些弱点,当然, 我会不遗余力的在背后帮你。|

「我不想再掺和进去,我只是个无名小卒,斗不过你们这些有权有势的,你们放过我吧。」元古只是个普通人,看得出来他已经怕了。

「我不强迫你,你自己考虑吧。」秦武滔站起来,从校服口袋 里拿出一张照片拍在桌上。

照片上是一个女孩的尸体,瞳孔放到最大,脖子上有几道渗入的勒痕。

我脑袋炸了窝,这事儿不是奀仔他们干的,秦武滔这个王八蛋,居然背着我杀害了元古的亲妹妹,这人已经丧心病狂了,只想把矛盾激化到最大。

元古不顾身上的伤口,整个人扑在地上,发出愤怒的吼叫,眼睛里全是暴戾。

浑身是血的他抬起头, 那是恶魔的表情。

所有的事情都乱了套,秦文佑的犯罪资料被媒体公布,在秦武 滔的帮助下,元古把秦文佑劫持到一个深山老林,进行了一个 星期惨无人道的虐待,砍掉他的五根手指,像畜生一样锁在屋 里,每天都只给他吃半顿饭。

而随后,元古做出一个骇人听闻的报复举动。

他在秦文佑的身边自杀,接下来的十天时间,秦文佑没有食物,只能靠吃他的尸体捱过去。

那个不可一世的大公子,在这炼狱般的十天里,神志彻底被摧毁,警察赶到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秦文佑成了一个瘦骨嶙峋的野人模样,目光呆滞嘴角流涎,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。

经精神科医生断定,秦文佑精神已经崩溃,无法再承担法律责任,只能送进精神病院。

「哈哈, 老尹, 这下我们翻身了。」

秦武滔看着电视里的新闻,整个人乐疯了,摇着我的胳膊。

千万亿的家产,这下都到了他的手上。

「妈的。」我在心里暗骂,脸上却在陪笑。

秦武滔退了学,开始接管家里的部分生意,出于论功行赏的考量,他给了我一笔无法想象的金钱,足够我无忧无虑活大半辈子。

我咬牙切齿地把那张黑卡甩进柜子,拳头恶狠狠砸在墙上,墙壁很快就血迹斑斑。

只要我闭上眼,那个女孩尸体的照片就会浮现在脑海里。

「是我害死了她,元古也是我害死的……」我内心不停忏悔,但 这又有什么用呢?

还是我不够聪明,要是我的计划再完善点,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出现。

为什么好人不得好死,坏人却能无法无天?

负罪感让我无法入眠, 我穿上外套拿起电话, 决定舍命一搏。

清晨时分,我把秦武滔从别墅里叫出来,他很不高兴,觉得我吵了他的美梦。

「滔哥,你说有没有可能,秦文佑是在装疯?」

「什么?」秦武滔猛地回头,眼角微微颤抖: 「他能装到这个程度吗?」

「说不定,像他那种人,为了脱罪什么都干得出来,民众是善忘的,过个几年他想办法再出来,到时候你就惨了。」

「那怎么办?」秦武滔额头涌出冷汗。

「做事要做绝,我俩去精神病院把他给做了,以绝后患。」

「好,我打电话给奕仔.....」秦武滔拿出手机。

「别。」我按住他的手: 「别告诉任何人,知道这件事的人越少越好,万一传到你父亲耳中,你就别想再接管生意了。」

说到底,秦武滔的脑子就这种水平,在我的撺掇下,我们溜进精神病院。

昔日的豪门大少爷,此刻正呆呆地望着门口,我们走到他面前,他的瞳孔都没有丝毫移动。秦武滔有点紧张,对秦文佑他有刻在骨子里的畏惧,他拿着绳子不敢动手。

「老尹, 你来。」秦武滔手指颤抖, 把绳子递给我。

「好,我来。」我咬了咬牙,一拳打在秦武滔后脑勺上,他还没反应过来,脖子就被绳索勒住,整张脸涨得通红。

秦文佑坐在床上流涎水,好像没看到我们的打斗一般。

秦武滔拼命反抗,力气比我想得要大,就在他即将挣脱绳索时,我急中生智,大喊了一声:「元古!」

这两个字就像惊雷,秦文佑整个人都癫狂了,想必他无法忘记这个名字带给他的痛苦。

秦文佑五官扭曲,嘴里发出野兽般的嚼咽声,他弯着腰看向我,就像一匹狼即将扑向猎物的姿态。

「这个人就是元古。」我索性松开手,一脚把秦武滔踹到秦文佑身前。

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!」秦武滔发出惨叫,我也被眼前的一幕吓得后退,只见秦文佑要在秦武滔的脖子上,血就像自来水管一样喷出来,秦武滔不停用拳头打着秦文佑的脑袋,但秦文佑仿佛察觉不到痛苦,只是疯狂在秦武滔脖子上咬着,他的牙齿锋利如刀刃。

很快,秦武滔就倒在地上,两只脚微微抽搐,临死前不解地望着我。

想必他还没搞懂我为什么这样对他?

秦文佑咬死秦武滔后,又直直地向我爬来,恐惧蔓延到我每一个毛孔,我不停地往后缩。就在此时,精神病院的保安听到动静赶到,他们七手八脚的把秦文佑制住,几个护士连忙打电话报警,一片慌乱中,我仿佛失去了所有的力气,走神地看着窗外。

朝阳初升,漫长的黑夜,终于被光明打破。

【尾声】

「这几道题你明明会做,为什么要故意写错答案?加上这二十分,这次考试你就是全校第一哎。」林老师拍拍我脑袋,用埋

怨的语气说道。

「我不想当第一名,尤其是在这个学校。」

「为什么?」 林老师瞪大眼。

「林老师,我不喜欢这个学校的氛围,那些有钱有势的公子哥,靠家里捐点钱,就在这学校为非作歹,校长老师们也视而不见,我们这些人就是伴读书童,风头出的越多,身上的麻烦就越多,我宁愿故意少拿二十分。」我吃着口香糖,看着林老师清秀的脸。

「你想法怎么这么复杂?」林老师佯怒地拍我一下: 「尹沉, 你是不是怪我当初劝你报这个学校?」

「不需要你想这些,我又不要你还,你好好读书就是了。」林 老师冲我笑笑,眼睛里有一些喜悦。

「对了, 林老师, 以后离周勋远一点, 那人已经变了......」我严肃地劝着她, 不知道她能不能明白。

「同学间要互帮互助,他最近成绩下滑那么多,我们应该多关心他,你也知道,他家里不容易。」

就在此时,林老师的电话铃声响起,她接起电话说了几句,随后扭过头对我说: 「周勋要来这里补课,我就说,他本质上是个好孩子。」

「他一个人?」没预兆的,我心里一阵发颤,总觉得不对劲。

「对啊,你回去吧,你爸妈说不定还在公路上等你呢,别让他们担心。」林老师收拾一袋水果递到我手上,要我带回去吃。

我一步三回头地走下楼,抬头一看,林老师站在窗边冲我挥手,阳光下她的笑容很温暖。

那是善良留给我的最后画面,那一天之后,我决意踏入深渊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,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